

緇門崇行錄淺述—得失在於人，何關動靜 悟道法師主講
(第七集) 2021/5/31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
築 檔名：WD20-053-0007

《緇門崇行錄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《緇門崇行錄·清素之行第一》：

【左溪遁迹】

這是在十九頁第六行，『左溪遁迹』，這個公案是在唐朝。大家看這個文：

【唐玄朗，傳大士六世孫也。常行頭陀，依巖傍澗，號左溪尊者。宴居一室，自以為法界之寬。一鬱多羅，四十餘年；一尼師壇，終身不易。非尋經典，不輕燃一燭；非覲聖容，不妄行一步。洗鉢則群猿爭捧，誦經則眾鳥交翔。刺史王正容屢請入城；師不欲往，竟辭以疾。贊曰：「今人讀永嘉答書，藐視朗師等之僻見，不知永嘉特一時遣著之語。而左溪遺範，正學者今日事也。明眼者審之。」】

這個公案發生在唐朝，「左溪」是一個尊者的德號，這也都是一個地名，古代尊稱一個人，就以他住的地方，做為他的德號，「遁迹」就是隱遁不出來。唐朝『玄朗』，玄朗大師。『傳大士六世孫也』，「傳大士」傳說是彌勒菩薩化身的，就是梁武帝那個時代，跟寶誌公同一個時代。「左溪尊者」他就是傳大士第六代的孫子。『常行頭陀』，「頭陀」就是修苦行，『依巖傍澗』，「巖」就是山巖，旁邊有流水。『宴居一室』，他自己住在一個房子，這個房子我們可想而知，肯定不是很豪華、很大的，一個人住，大概搭個小茅蓬，他也肯定不會蓋得很大，夠一個人住。『自以為法界之寬。』雖然住在這麼小的茅蓬，但是他自己以為我這個跟法界是同

樣那麼寬大，法界無量無邊，這是他的境界。所以他認為房子雖小，可以如同法界無量無邊那樣的寬大。這正是《華嚴經》講，一微塵裡面有無量的世界，雖然茅蓬很小，但是整個法界都在裡面。

『四十餘年』就是穿一件七條僧衣，『鬱多羅』就是我們現在講七衣。一輩子就一個『尼師壇』，就是說臥具，「尼師壇」現在就是說毯子，都沒有改變。他這種苦行，也差不多接近佛陀時代的這種出家人的生活，三衣一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他一輩子就是這樣。如果他不是為了要查經典，他不會去點蠟燭，古時候有點蠟燭，白天有陽光，可以拿到外面去查。如果晚上看不到，為了查經典他才點蠟燭，如果不是要查經典，他蠟燭都不點，更不用說像我們現在用電燈。所以我們雙溪裡面大埤，我有個想法，就是我們那邊不用電，過個原始生活，這也很有味道。你就準備個蠟燭，有水，過原始生活，不過現代這種生活，這就是頭陀行。所以你看他不是為了要查經典，他就不會去隨便點個蠟燭，你看他那麼節省。如果不是要禮佛、拜佛，他也不隨便走動一步，他也不會亂跑，這就是說，他沒事情不會亂跑。他的動，就是一個禮佛、一個拜佛。不然就讀經、參禪、念佛這樣。所以一個人住在小茅蓬，他是這樣在用功修行。

他吃飯用個鉢，就像我們現在用個碗。吃的飯，我們也可想而知，他肯定不是吃很好。一般古人住山，住茅蓬，大部分都是撿野菜，野菜撿來煮，一點糧食。這個我們在《虛雲老和尚年譜》也看到，就是有一些山薯這一類的。還有海賢老和尚這個光碟，他自己種的一些糧食，就像我們山上自己種一些菜，加上野菜。他吃飯洗鉢，吃過飯這個鉢要洗一洗，拿到外面，因為山澗有細的流水，山澗我們在山上都看到，山溝流下來的水就是山澗。他要去洗，『群猿』就是猴子，左溪尊者他住的山，猴子很多，猴子都來搶著去幫

他洗，可見得尊者他的德行能感化這群猴子，你看猴子對他都這麼恭敬，幫他洗鉢，而且猴子還爭著要洗。大師誦經的時候，他在誦經的時候，眾鳥都飛到上面來，來回飛翔不去，就飛來飛去，這個景象在雙溪我們都看得到，有時候做法會看到有一些鳥在這邊飛翔。以上就是給我們介紹左溪尊者他一生的行持，很清苦。

『刺史王正容屢次請師入城』，說法供養，「刺史」是當地的一個地方官，這個地方官每一次都要請尊者到城裡面去講經說法，去接受他的恭敬供養，但是他都不去。他推託有病不能去，『竟辭以疾』，就是說有疾病、身體不好，沒辦法入城。用這個理由，他不下山，他不到城裡面去。這是左溪尊者他一生的行持。所以住山修行，你看《緇門崇行錄》，這些都是我們很好的一個榜樣。所以我們住山也要學習，沒事不要往山下亂跑，跑得心都亂了，我們畢竟沒有功夫，沒有境界。所以古代道場才要建在深山，阿蘭若，牛叫都聽不到的地方。古時候出家人選擇道場都是在深山，為什麼？因為大都市，我們沒有功夫，一下去，在花花世界都被污染了，就被迷惑了。所以道場建在山裡。

下面『贊曰』，就是蓮池大師對左溪尊者行持的讚歎。『今人讀永嘉答書』，「今人」就是蓮池大師那個時代的人，讀到永嘉大師「答書」。永嘉大師我們常常聽是「一宿覺」，有名的，參六祖住一個晚上，大徹大悟。永嘉是個地名，就是在現在的溫州，屬於溫州市管的，永嘉大師就是那裡的人。所以尊稱他，稱他的地名，這是對他最恭敬的一個稱呼。蓮池大師說，現在人讀到永嘉大師回答朗大師的書信，『藐視朗師等之僻見』，「藐視」就是看不起，好像玄朗法師，刺史請他去講經說法、去弘法利生，他都不去。意思就是說他太執著了，「僻見」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太執著。『不知永嘉特一時遣著之語』，「不知」就是說，卻不知道永嘉大師一時

來破玄朗法師的法執，這是一時權機方便的話。就是他修到這個程度，應該可以出來弘法利生，他下去不會被迷惑，應該可以出來，但是他還是堅持不出來。永嘉大師講，這就是破除他的法執，就是說有這個因緣，還是要去利益眾生，這也是權機方便的話，是權巧方便的話。

如信中所言，「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，而欲駕折軸於山谷哉？」這個是針對朗師，推其出山廣度眾生的意旨。因為他真有德行，永嘉大師都是唐朝那個時代，他把他推出來，「你要弘揚佛法了」，就是鼓勵他出來弘法利生。但是蓮池大師講，而左溪朗大師遺留的風範，正是今日學者所應學的！他的行持，正是我們現在應該要學習的，我們沒有他的境界，沒有他的功夫，一出去，名聞利養一來，就迷惑顛倒了，我們經不起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的誘惑。我們經不起，所以我們沒有到那個境界，還是要依他的行持來學習。等到你自己真正有把握了，再去弘法利生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這是有見地的人要仔細的判別。所以永嘉大師信中說的，「得失在於人，何關動靜」。他說得失是在人，跟動靜是沒有關係的，你動也是在道上，靜也是在道上，動靜一如，事實的確是這樣。今人業障深重，不但動中無法見道，靜中也難以忘山。就是說我們現在的人業障深重，蓮池大師是明朝末年的人，他那個時代修行的人都不行了，大家想一想，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我們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時代？我們能夠比當時那些人還高嗎？不可能。所以你在動中，沒有辦法見到，連靜中你都見不了道。所以不先隱修充實，如果不先充實自己，不要去接觸這些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，就想要在喧擾當中行菩薩道，未免落個好為人師的嫌疑。實在講，你就是被名聞利養所迷惑了，信眾一多、恭敬供養一來，我們就受不了了，我們肯定要迷惑了，所以這些我們都必定要了解。自己一個人修行

，有這個問題。

我們道場的功能就是做個調節，我們現在山上、山下都有，做個調節，就像佛光山他們有個制度也是這個用意。它任何地方的住持，兩年一換，這也是很有道理的。你看佛都規定出家人一棵樹只能住一個晚上，兩年時間是很久了。所以這是輪調的一個作用。所以我們學習這個公案，你要懂得怎麼去適用在我們現前這個環境，這是重點。我們要怎麼樣來學習、怎麼樣來效法。我們現前這個環境、這樣的形態，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取法，學習到它的精神。不是照這個樣子、形式，你照那個樣子，你還是跟左溪尊者不一樣的。這都是大徹大悟的人，不是一般人。永嘉大師是大徹大悟了，我們現在是什麼？我們連個小悟也沒有。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所以聽道場的安排調度，你才不執著。你學習左溪尊者，你有那個道，那沒有問題。

住山，他是在修行，不是在貪戀那個地方。如果貪戀那個地方，你不能明心見性，也不能往生極樂世界，因為你都喜歡這個地方、貪這個地方，怎麼可能你發願去極樂世界？你捨不得、你放不下。放不下，將來怎麼辦？我們大家如果去看看《安士全書》，周安士居士講，文昌帝君有一世死了之後，他的神靈就沒有肉體的障礙，就遊歷很多名山，看到一個地方，山很漂亮，他喜歡那個地方，他就到那邊去作山神。所以山神、土地公就是這麼來的。我們沒有修行，你就會這樣。不是說住山，我住在那裡就是在修行，不是你想的那麼回事，你要看看左溪尊者，你看看他的傳記，古人他怎麼修的。所以佛為什麼規定出家人一棵樹只能住一個晚上？為什麼？他制這條戒幹什麼？怕你留戀那個地方，你就執著那個地方，你就捨不得、放不下，你就貪戀，你煩惱就斷不掉，規定這個，我們要知道他制戒的一個精神。

所以現在我們道場有山下的、有山上的，就是有時候稍微輪一下，時間不太長，大家有自己的信徒，那你就完了。你這一生不想成就，那可以。如果真正想要修道，我們要講真話。你所有的都歸常住，這是常住幫助你修道，不是在控制你，大家要懂這個道理。所以我們現在輪調，有時候要去山下，大家幫忙一下、輪流一下，這也是給大家一個調節。因為你下去個十天八天的，你不可能是一下去就怎麼樣，你在山上時間還是比較長的。大家要了解這個用意，所以是幫助大家修行的。

我們有道場依眾靠眾，所以大家還不至於說太離譜。如果你自己一個人，你很自由，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。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是什麼？隨順自己的習氣，隨順你自己的貪瞋痴慢，自己的習氣，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，這個你怎麼修行？沒辦法修的。所以修行，你還是要有一些人事環境，有一些順境、逆境，這樣來考驗、來提升自己。所以道場的功能是這樣，不然我們不需要道場，是不是？大家去趕個經懺，也能過日子。像現在很多經懺法師，他自己一個小套房，多舒服。但是你就不能出輪迴，將來墮三惡道就不好玩了，現在好像很享受，但是後果不堪設想。

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。